



辛弃疾在上饶

□吴长庚

南宋绍兴十年(1140)五月,辛弃疾在金人占领区山东历城出生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,二十三岁的辛弃疾已经是抗金义军耿京部下的掌书记,他劝耿京决策南向。耿京令他奉表归宋,高宗很高兴地接纳了他,以天平军节度使印召京。而辛弃疾归时,叛徒张安国已杀耿京投金人。盛怒之下,辛弃疾率五十骑兵驰马济州,直捣金营,生擒张安国,长驱至宋,献俘于阙下。此举“壮声英慨,懦士为之兴起,圣天子一见三叹息”(洪迈《稼轩记》)。从此,辛弃疾告别了位于沦陷区的家乡,回归到南宋,开始了报效祖国的漫漫历程。

辛弃疾在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。南来之时,他虽已经婚娶,而家无定所,随任官奔波于江阴、建康、临安、滁州等地。淳熙二年(1175),他开始到江西任职,二十年间,往来于江浙、两湖和江西,独钟情于上饶,并把家安置在这里。淳熙八年(1181),他营建的上饶带湖新居落成,才有了南归后较为稳定的新家。淳熙十二年(1185),他再任江西安抚使,看中了铅山棋思之瓢泉,而有卜居瓢泉之念,几年后建成了瓢泉新居。庆元二年(1196),因带湖失火,辛弃疾举家搬往瓢泉,直至终老。算起来,四十五年中,辛弃疾有二十六年是家于上饶的,上饶是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二故乡。按邓广铭先生的分类和统计,稼轩词六百多首中,有三百七十多首是在上饶铅山一带创作的。

上饶宋时称信州。南宋建都临安,上饶就是浙西的门户。辛弃疾择

居信州应当有多方面的原因，而最主要的是离临安很近，交通便利。《广信府志》载：“信之为郡，江以东望镇也。其地上于饶，其俗美于广，牙闽控粤，襟淮面浙，隐然为冲要之会。”洪迈《稼轩记》也指出：“国家行在武林，广信最密迓畿辅。东舟西车，蜂午错出，势处便近，士大夫乐寄焉。”同时，上饶青山绿水，风光秀丽，土沃俗淳，甲于他郡。朱熹《济南辛氏宗图旧序》即谓“稼轩辛公，其来出济南中州，历诸显任……得大观山水。察风土之异，知土沃风淳，山水之胜，举无若西江信州者，遂爱而退居信之上饶”。其实，当时中原南迁的贤士大夫进退出处，都喜欢选择与都城临安不即不离的上饶，如韩元吉侨寓南涧，晁谦之避地信州。所以戴表元说：“广信为江、闽、二浙往来之交，异时中原贤士大夫南徙，都侨居焉。”（《稼轩书院兴造记》）

辛弃疾安家于上饶的二十六年中，赋闲家居有十六七年之久。他的上饶家居有两个地方，一是带湖，一是瓢泉；带湖在信州城北门外，瓢泉则在信州所属铅山县东北，两地相距百里之遥。

辛弃疾带湖新居的营建，学者多据辛氏淳熙六年（1179）湖南任上所作《新居上梁文》，文末以稼轩居士自称，知其以稼名轩。又淳熙八年（1181）洪迈为作《稼轩记》，朱熹被命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，奏事行在经上饶而潜入其地观其新居，诧为耳目所未尝睹，据此两处记载，而确定1181年为带湖新居落成之时。而且这一年辛氏正以台臣王藺劾其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而落职罢任。所以，辛弃疾于淳熙八年定居上饶的时间是比较确定的。

辛弃疾后来又卜居瓢泉，其何时卜筑，何时入住，学者各据其知而所载不一。梁启超以庆元二年“家居江西铅山县”；邓广铭谓庆元元年“棋思新居落成”，二年“徙居铅山县棋思市瓜山之下”（《辛稼轩年谱》）。蔡义江以为，再到棋思卜筑当为绍熙五年（1194）冬卜地，庆元元年春初开始构筑，二年带湖新居失火，岁暮徙居棋思（《辛弃疾年谱》）。诸说中，对庆元二年因带湖新居失火而徙居瓢泉，均无异议。而所据史料，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《铅山鹅南辛氏宗谱》，谱中载《辛稼轩历仕始末》云：“卜居广信带湖，为煨烬所变（焚），庆元丙辰，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。”刘克庄《后村集·诗境集序》有“稼轩所居雪楼火”

之句,袁桷《清容集·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》亦曰“公所居号带湖,一夕而烬”,均可印证。

然而辛弃疾在上饶,并不是简单地从淳熙八年始定居带湖,历十六年至庆元二年搬往瓢泉,直到终老。他经营瓢泉,时间要早得多,早在带湖新居建成四五年之后便开始了。辛弃疾为什么在上饶新居刚建成不久,又到农村建新居?瓢泉所建为何历十馀年?这些问题,各家年谱均付阙如或语焉未详。

在2007年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会议上,有学者提出了辛氏由带湖而瓢泉的经济原因,认为辛的搬迁虽有失火原因,但主要是经济原因。这是一个新的思路,给我们很多启发。考察稼轩词作及其家庭,我们有把握认为,辛在闲居四五年之后,因为经济原因,选择瓢泉为自己的产业,他在这里购置了近千亩田地,佃给农民耕种,所收粮食,则供应给永平铜场采铜炼铜的工人。瓢泉经营不是为了居住,而是置办田庄产业。在十多年的经营时间里,其间也建了住房及亭台园林。淳熙十五年(1188),辛弃疾就是在这里接待了来访的陈亮。至庆元初,瓢泉新居基本建成。庆元二年,落职后祠禄亦被夺,没有了经济来源,乃举家迁来,以务农经营田产为生。

《宋史》本传载辛弃疾“尝谓人生在勤,当以力田为先。……南方多未作以病农,而兼并之患兴,贫富斯不侔矣。故以稼名轩”。他看到南方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的冲击,及由此带来的贫富悬殊,故以稼名轩,表明自己的选择。所以,居带湖不久,辛弃疾便开始寻找重本务农的发展之地。

淳熙十二年,辛弃疾访泉于奇师村,得周氏泉,赋《洞仙歌》,即有“便此地结吾庐”之念。稼轩之访泉,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探寻山水幽胜,而是有目的的寻访。《铅山县志》卷30《轶事》载:“辛稼轩卜地建居,形家以崩洪、芙蓉洲示曰:‘二地皆吉。但崩洪发甚速,不及芙蓉洲悠久耳。’辛取崩洪,形者曰:‘贪了崩洪,失却芙蓉。五百年后,只见芙蓉,不见崩洪。’后其言果验。”此虽轶事,无可参证,却极有参考价值。一是卜地建居,说明了辛有目的地选择地点建设家园;二是对所卜结果的选择,他选择“发甚速”的崩洪,包含了丰富的经济理念。今考崩洪、芙蓉两地,《铅山地名志》均不载。若以辛所取崩洪即瓢泉推算,芙蓉当为

瓢泉之东南石塘境内十一都地界。瓢泉在今稼轩乡之南部偏西,与石塘镇接壤。镇内有二水,一从车盘、王村经沙畈、石塘十一都流入稼轩乡,一从武夷山(北麓)、紫溪流入石塘十一都。二水交汇于十一都与瓢泉接壤处,交汇前地势高,交汇后地势渐落,因而这一带水势湍急。尤其是春夏之交,雨水连绵,山洪暴发,便势成崩洪。由于二水交汇,直指瓢泉,水流冲击所向,瓢泉将不断受损。而十一都居交汇之右,地势较高,沙洲逐年积累而得益,是被水绕抱的一面,按堪舆之说,是为洿位,此地即为芙蓉洲。辛弃疾选择崩洪,除了“发甚速”大合所思外,还在于就崩洪而观水,有财聚之象。水来而不见其源,水去而不见所向。水主财运,水来处谓之天门,水来而不见其源,谓之天门开,天门开则财源茂盛;水去处称地户,水去而不见所向,谓之地户闭,地户闭则财用不竭。这甚合辛弃疾到铅山下地建居的心愿。

稼轩卜地觅富,在词中也有所表现。其一是稼轩两首《水龙吟》词都联系到贫。淳熙十四年(1187)有《水龙吟·题瓢泉》,开篇即云:“稼轩何必长贫,放泉檐外琼珠泻。”说自己长贫,却放着上好资源未加利用,似乎大有得此泉便得财富之感。据《铅山县志》载,瓢泉即“辛弃疾得而名之”之泉,其一规圆如臼,其一直规如瓢,其水澄渟可鉴,从半山喷下,流入臼中,而后入瓢。邓广铭以为此泉即奇师所得之周氏泉。另一首又用瓢泉韵戏陈仁和,云:“但衔杯莫问:人间岂有,如孺子,长贫者。”坚信自己能脱贫致富,且把希望寄托在瓢泉的经营开发之上。

既然发展产业,就要买田,建房子,佃农耕种。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辛弃疾置办了多少产业,但辛词中毕竟还是有所提示。

绍熙四年(1193),辛弃疾作《最高楼》,有小题曰:“吾拟乞归,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,赋此骂之。”显然,置办田产是他们讨论过多次的话题。稼轩赋闲在家,田产自然由父亲作主考虑,而当时稼轩在福建任上,正行经界之法,所以,儿子们提出田产问题,阻其乞归。按《铅山辛氏宗谱》,辛稼轩有九子;又据《菱湖辛氏族谱》之《济南之图》载,二子辛柁生于绍兴二十九年(1159),时辛弃疾二十岁,尚未南归。至作此词已三十四年,至少其长子、二子均已步入壮年,已是家中主事之人。他还有《西江月·示儿曹以家事付之》:“早趁催科了纳,更量出入收支。乃

翁依旧管些儿，管竹管山管水。”交代儿子们尽早交纳官税并向佃户催租，计划好出入收支，管好家庭经济。

置办田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而应当经过十数年的时间，所以，瓢泉的经营便有一个较长的过程。淳熙十五年，也即卜筑之后第四年，陈亮来会，辛、陈共商恢复大计，“憩鹅湖之清阴，酌瓢泉而共饮”，留止十日之久。《养疴漫笔》载陈亮到瓢泉，“将至门，过小桥，三跃马而马三却。同甫怒，拔剑挥马首，推马仆地，徒步而进。稼轩适倚楼望见之，大惊，遣人询之，则陈已及门，遂定交”。此事是否真实，难以资证，但《铅山县志》至今有“斩马桥”的记载。从文中所述表明，瓢泉居地已有相当规模，自进门之后有桥可跃马，并且还有楼房。稼轩既望见不自出而遣人询问，也表明有距离但不是很远，且辛弃疾也已经住在瓢泉了。

但事隔六七年之后，稼轩词中还有营建瓢泉之语，这大概就是让研究者推迟营建瓢泉时间的证据。绍熙五年（1194），辛弃疾有《沁园春·再到期思卜筑》词云：“喜草堂经岁，重来杜老”；“青山意气峥嵘，似为我归来妩媚生”；“被山灵却笑：白发归耕”等语，题目说“再到……卜筑”，词中说“重来”、“归来”，可证其隔了较长时间，别后重归。庆元元年（1195），辛词又有《浣溪沙·瓢泉偶作》，中云“新葺茆檐次第成”，又云“去年曾共燕经营”。邓广铭《年谱》引此词谓：“期思卜筑应在绍熙五年，此……必是营造时期凡亘数月，至本年燕子来后方次第落成。”邓先生对词的理解没有错，但以为“营造时期凡亘数月”是不够的，瓢泉卜筑不止绵亘数月，而是十二年。

实际的情况是：卜筑瓢泉始于淳熙十二年，十五年初具规模，绍熙间因起官福建提点刑狱，中有停顿，绍熙五年再卜筑，庆元元年基本建成。之所以历时十二年，合理的解释是，辛弃疾经营瓢泉，主要目的是置办产业，佃耕地地是主要的，当时并不为居住。为了管理，辛弃疾经常会来暂住，长子、二子为管理田产，自然也须更长时间住在这里。所以，也需要逐渐建造楼台亭院。从绍熙五年到庆元二年这三年中，辛弃疾连遭谏官弹劾，先乞祠禄，后祠禄也被夺，“白发归耕”已是不怕山灵耻笑的现实，上饶无田可耕，只有去瓢泉了。辛弃疾有个大家庭，有妻子赵氏、范氏、林氏（居瓢泉所娶石塘十一都林氏女），有侍妾七人及九

子二女,应当还有一些仆妇,举家搬迁是需要较多住房的,所以,才有从绍熙五年到庆元元年的再卜筑。据此,瓢泉从经营田产到举家迁往,经过了较长的时间过程,是不奇怪的。

一代英豪,慷慨南归,赤心报国,终不为用。开禧三年(1207),辛弃疾逝于家,享年六十八岁。度宗咸淳间,史馆校勘谢枋得过辛弃疾墓旁僧舍,闻有疾声大呼于堂上,若鸣不平,自昏暮至三鼓而不绝。当晚,枋得就着蜡烛作《辛稼轩先生墓记》,一是肯定辛弃疾股肱王室、经纶天下之才,忠义为国复仇雪耻之心,雄才大略正义凛然之气;二是申辩其北伐之诬,宰相无奇才大略,忠义者又不得行其志。并表明自己愿披肝沥胆以雪辛公之冤;三是悲其际遇,生不得行其志,且无一人明其心,为鸣不平之气。据说天明时其文写成而祭之,后其声始息。

居上饶的二十六年,是辛弃疾南归后家庭由游离而为稳定的时期,是他赋闲家居、勤勉稼穡相对集中的时期,也是他诗词创作的繁荣时期,是辛弃疾由政府官员转变为文学词人的重要阶段,也是稼轩词风在与信州文人唱和中转变成熟的重要阶段。

(作者单位: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中文系)

廉 泉 苏 轼

水性故自清,不清或挠之。君看此廉泉,五色烂摩尼。
廉者为我廉,何以此名为。有廉则有贪,有慧则有痴。
谁为柳宗元,孰是吴隐之?渔父足岂洁,许由耳何淄?
纷然立名字,此水了不知。毁誉有时尽,不知无尽时。
揭来廉泉上,捋须看鬓眉。好在水中人,到处相娱嬉。